

## 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巴西狂歡節 卅九.

晨課延遲到九點才開始，大家都精神煥發，氣氛極為融洽。凱洛琳沒有參加，她如約的試乘摩托車去了。在討論生活事項的時候，東尼提到凱洛琳要離開，大家都黯然神傷，決定要破例為她舉行歡送會。美其名說是歡送會，其實我們能動用的錢實在有限。儘管嬉皮不講究吃食，可是要辦就要得體，這無米之炊著實令我為難。

我想到食物的好壞，不在於其價值，而在於人對它的喜惡。凱洛琳很喜歡那天在米朗達家吃的玉米糕，還有那瓶誤飲的假香檳，若有這兩樣也就夠了。

為了這兩樣，我跑遍了下城各個酒吧和超級市場。玉米糕是因為購買的時間太晚，跑了好多家才湊足。那瓶香檳卻是遍尋不得，所幸老天垂憐，最後還是被我發現了。瓶子的形狀、顏色都很相近，但卻不是香檳，而是一種用來解酒的果汁，我便買了兩瓶。我又想到，夜半在摩托車上一定很冷，想送她衣服卻不知尺寸，只好買了條大毛巾。她若不收，我自己還可以用。

回到危樓，把一切準備妥當，已是下午五時左右。正好凱洛琳也回來了，我滿肚子的話，一時也說不完，只好說：「妳決定要走了嗎？」

「我已決定了。」她的語氣堅定而平和。

「試車情形如何？」

「很好，我們凌晨三點走。」

她那淡漠的神色，令我掃興，只好噤口不言。她看到廚房裡準備的食物，很詫異：「這是做什麼？」

「我們決定今夜歡送妳，只能用波西米亞方式。」

「什麼波西米亞方式？」她不解。

「妳知道普契尼的歌劇『波西米亞人』吧？」

「我很喜歡。」

「他們很窮，我們也差不多，只好簡單一點。」

她唔了一聲，拿起一瓶果汁，仔細地察看。我背著她打開了另一瓶，倒了一杯，轉過身，出其不意地遞給她：「妳嚐嚐看，是不是它？」

她驚訝地看了一下，顏色深紫，泛著清香。她接過去喝了一口，半皺著眉頭，說：「是它！」

我一看情形不對，也喝了一口，入口酸酸的，與前次的那瓶簡直有天壤之別。顯然存放的時間不夠，我只好自我解嘲地說：「另外一瓶我要保存起來，等到十年、二十年後，假如我們還有機會重逢，那時再喝，保證香甜無比。」

她聽了，低下頭去，沒有作聲。我又掀開罩著玉米糕的蓋子，說：「我知道妳喜歡吃這個。」

她突然「哦！」的叫了一聲，張開雙臂投進了我的懷抱。這一剎，我屏住了呼吸，任憑淚水汨汨暢流。我們緊緊地擁抱著，彷彿辛苦地跋涉了萬里關山，驟然回到家園。那不是興奮，也沒有激情，這是自有天地以來存在的永恒寧靜。人生到此，除了她的體諒，我尚有何求？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直到大門被打開的聲音傳來，我們才慌忙分開。

進來的是菲力，凱洛琳走了出去，和他談要走的事。我一個人躲進了浴室，重溫那一刻平和安寧的感受。昨夜的擁抱是肉慾的，在刺激下只有更多的需求。而剛才所得的，是她的心，是她獻出的全部真情。

到了六點，東尼尚未回來，我等不及，便切了些玉米糕出去。凱洛琳抱著尼可，坐在地毯上，向我指指她面前的地上，說：「過來這裡坐，我們聊聊。」

我也捧了一盤玉米糕，盤坐在她對面。她不看我，一邊吃，一邊逗弄著尼可。

我原以為她有話要說，呆坐了半天，誰都沒有開口。尼可很愜意地在她懷中舞手弄足，大概是到了餵奶的時刻，他的小手不斷在她胸前亂抓。

我想打破沉默，開開她的玩笑，我打算說：「可憐我們的孩子餓了，餵他吃奶吧！」可是，念頭一起，我又覺得不妥。孩子的媽不久就要遠離了，今生今世，可能永不再見。

過了一會兒，客人陸續來到。瑪琍亞也出現了，她似乎早知我在這裡，只淡淡地打了個招呼。沙爾索又帶了兩個朋友來，他一到，大家就圍坐著，等著抽大麻。

甘格帶著昨夜認識的瑪莉露來，把她安置好，就跑到浴室裡洗澡。這時房中已有十來個人，東倒西歪坐得滿滿的。大家吃著抽著，又點燃了幾支蠟燭，顯得情調盎然。

門又開了，是尼奧陪著一對男女進來，東尼及秀子跟在後面。尼奧為我們介紹，原來這對男女是德國嬉皮，與尼奧屬於同一支系，現已是神修的長老。男的名叫漢斯，斜戴著一頂美式軍帽，女的叫艾瑪，也戴了一頂軍帽，顯得極為俏皮。

由於他們只能用法語交談，立刻又形成了一個小圈圈，瑪莉露也湊了過去。

東尼聽說甘格在洗澡，他便大叫：「甘格！我們的德國朋友來了！」

甘格幾乎是應聲而出，身上肥皂沫尚未沖掉，光著身子，赤條條、濕淋淋的。他跑到漢斯面前，熱烈地握手，但是卻不能開口。艾瑪也見怪不怪，還與他交換了一個吻面禮。

東尼對漢斯說了幾句話，漢斯哈哈大笑。東尼再改用葡萄牙語向我們說：「今天是聯合國歡會，有德國人、美國人、義大利人、日本人、中國人、澳洲人，阿根廷人，還有……」

沙爾索插口道：「巴西人！」

東尼說：「巴西人當然少不了，我是說還有一個古巴人！」

「古巴人？」大家都異口同聲表示驚訝。

沙爾索認識每一個人，他全場掃瞄了一圈，急切地問道：「在哪裡？在哪裡？」

東尼不慌不忙，取過漢斯的軍帽戴在頭上，左手挾一支雪茄。他神氣活現地昂著頭，用西班牙語說：「同志們！我們要打倒美國帝國主義，但是我們愛美國人……」

他真不愧有表演天才，那一臉連腮大鬍子，恰好是卡斯楚的註冊商標。而那副傲慢的神態，更是演活了那個古巴頭子。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，他手一揮，繼續說：「……我們尤其愛美國香煙，美國鈔票，和……」

他賣了一下關子，看了凱洛琳一眼，說：「和美麗的美國女人！」

這下樂壞了大夥，凱洛琳也笑了。

沙爾索不甘示弱，他忙亂地找出一張報紙，摺成一個三角形的大帽子，橫戴在頭上。然後站起來，把手擱在背後，在我們圍成的圈子中踱著大步。

他身材矮小，倒有點拿破崙的味道。只是他赤裸的上身，露出一身黑毛，說像海盜還差不多。他走了幾步，突然站住，揚頭、

頓足，正要開口……

「哇……」原來他頓足的力道太重，小尼可被驚嚇得哭了起來，弄得他狼狽不堪，全場也隨著哈哈大笑。

東尼說：「你這個拿破崙，只會嚇唬小孩！」

大家談笑甚歡，我也抽了些大麻。由於場中很熱鬧，變化不停，我覺得一切都好笑。人人在笑，越笑花樣越多，笑得我們捧腹跌跤，鬧得天翻地覆。

不知是誰起的頭，過了一會，大家都興奮地跳著森巴舞。蠟燭被移到一邊，沙爾索打著鼓。其實沒有鼓，他只是用手指、手腕及肘在地板上敲著打著。聽來儼然有個鼓樂隊一般，大鼓聲夾著中鼓聲及小鼓的碎聲，甚至還有東尼臂上的石膏筒聲。

除了我和凱洛琳、菲力、白蒂以及那兩個德國人作壁上觀之外，其他的人都進了舞池。甘格光著身體，和瑪莉露跳著，姿態十分狂野。東尼跳得更為惹火，臀部不停地抽動，一隻傷手搭在頭上，另一隻卻挑逗著瑪莉亞。瑪莉亞也渾身火熱，她似乎有意賣弄，不但全身扭著搖著，而且還不時的俯向東尼的身上。

整個樓都震動了，地板格吱格吱直響，更增加了狂歡的氣氛。這哪裡像是送行，根本就是狂歡之夜，與我那夜在俱樂部中所見的差不多。這個想法一起，便與現實溶合在一起。我看到天在旋，地在轉，大樂隊震耳的演奏，男男女女狂野的呼叫。人影、燈光、音樂、熱氣、汗臊分不清了，只覺得呼吸都困難起來……

「剝！剝！剝！」什麼聲音？

「開門！開門！」有人在叫門。

我驚醒了，大聲喊著：「有人敲門！」

頓時，一切都停止了。

「剝！剝！剝！」拍門的聲音，清晰地傳進來，每個人都楞住了。

沙爾索機警地把大麻包起，塞進窗口外面的老鼠洞裡。

東尼先叫大家安靜，把蠟燭擺回原地，這就去開門。

門口是兩個火氣十足的巴西人：「你們在拆房子！」

東尼滿面笑容：「哪裡話？哪裡話？」

「吵得我們都不能睡覺！」

東尼依然笑著：「啊？太對不起了！」

其中一個，看到歉意的笑臉，已經發不起火了，另一個卻硬要闖進來：

「我要看看你們在搞什麼鬼！」

東尼對著他的耳朵說了幾句話，倒真有效，兩個人立刻偃旗息鼓，反而對東尼十分客氣地說：「實在對不住，請原諒！」說完便打道回府了。

東尼回來，諱莫如深，只說：「跳呀！跳呀！」

大家搶著問怎麼回事，他說：「沒什麼！樓下的人睡不著。」

「我們是不該鬧的。」尼奧埋怨道。

「他們怎麼會乖乖地走了呢？」我問他。

他神秘地說：「瑪貢巴長老沙爾索在此召魂迎神，他們敢不走嗎？」